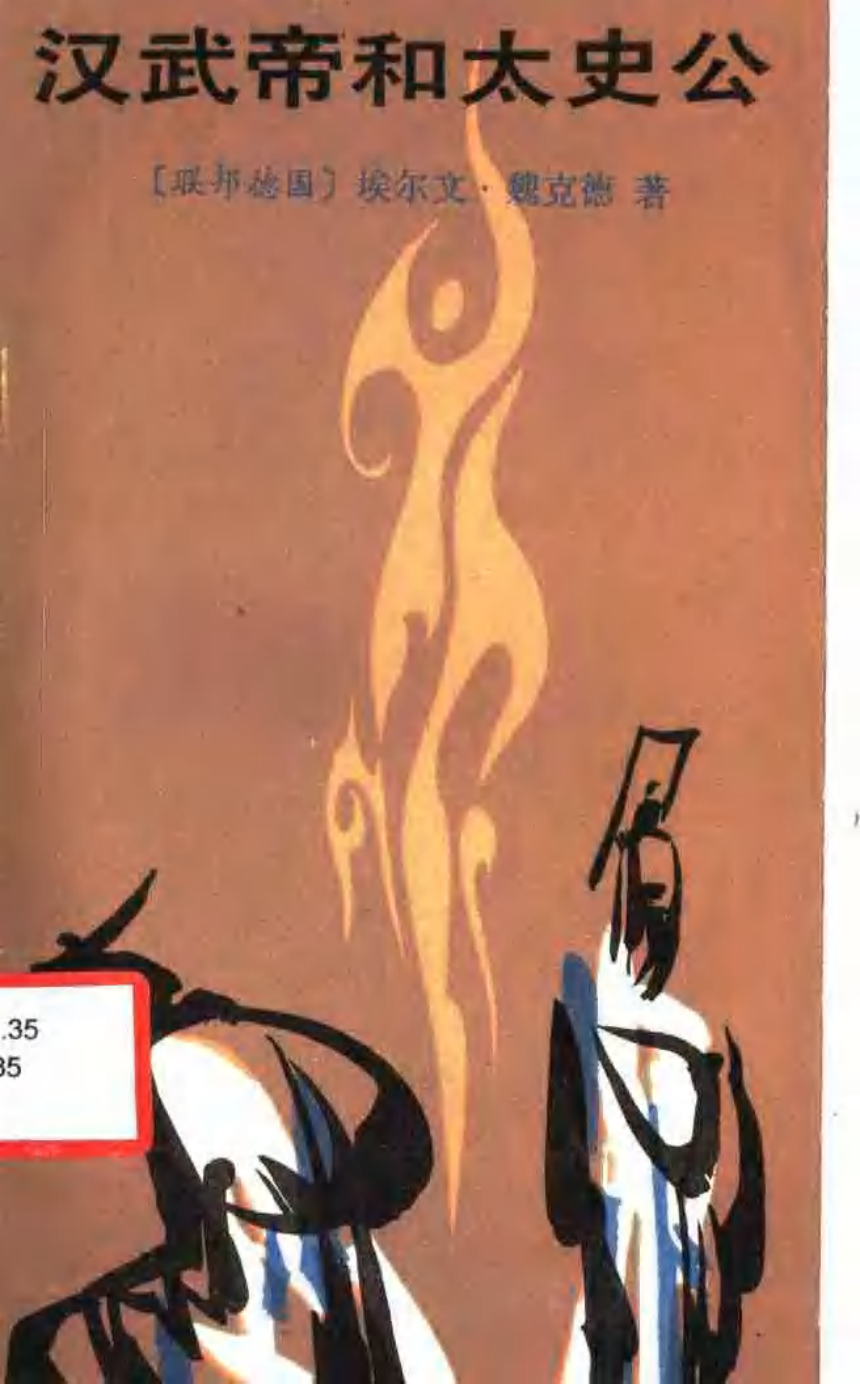


汉武帝和太史公

〔联邦德国〕埃尔文·魏克德 著

35
35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n a brown background. A large, vertical, flame-like shape in shades of orange and yellow dominates the center. In the lower foreground, there are dark, silhouetted figures. On the right, a figure stands atop a structure, holding a rectangular object aloft. On the left, another figure is partially visible, seemingly looking up.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expressive, with strong contrasts between the dark silhouettes and the lighter background.

151635
W585

汉武帝 和 太史公

〔联邦德国〕

埃尔文·魏克德 著

张玉书 冯国庆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10008028

封面设计：秦 龙

汉武帝和太史公

Hanwudi He Taishigong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60,000 开本787×940毫米 $\frac{1}{32}$ 印张3 插页2

1989年7月北京第1版 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ISBN 7-5016-0070-8/I-71 定价 1.20 元

前 言

二十年代初，德国某中学毕业班的学生做了一次课堂作文，题目是：我如何设想我的一生。这些十八九岁的少男少女，在课堂上朗读自己的作文时，抒发了自己对前途对人生的种种设想：有个女生一心想要从事考古工作，最怕当中学教师，有的出身军官世家，为了家族的荣誉，打算当职业军人，有的准备学习经商，继承父业，有的准备投身宣海，制定五十年计划，争取当上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长），有的醉心诗歌，有的迷恋音乐。总之，大家都对人生充满了幻想、期待和焦灼不耐的情绪。二十年过去了，其中还有阴森血腥的十二年法西斯政权。再看这班学生，当年的幻想几乎完全破灭：最怕当女教师的，几经变故，失去了丈夫，战后在民主德国偏偏当了教员；在宣海浮沉的，突然不明不白地悬梁自尽，放弃了他那宏伟的五十年计划，不知是家庭的矛盾还是仕途的劫难；当了上校的军官之子，向步步进逼的美军发起自杀性的进攻，阵亡沙场，原来由于参加了企图推翻希特勒的军官谋叛，事情败露，盖世太保

正向他扑来；骄横的花花公子，在赛马中失去双腿，于是立志经商，事业成功，成为大企业家，可是内心苦闷，孤僻古怪，成了一架只会赚钱、不通人情的机器；才气横溢的青年诗人，因和法西斯政权格格不入，神经错乱，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在那里惨遭杀害；另一位富有艺术天才的学生成了音乐家，战后由于贫困，不得不去酒吧间为人奏乐助兴，迫于生活，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一个动乱的时代吞噬了多少青年人的生命，粉碎了多少青年人的理想，埋葬了多少青年人的希望，造成了多少青年人的悲剧！这就是联邦德国作家魏克德的广播剧《课堂作文》。一九七九年这个广播剧的译文在《世界文学》上发表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又把它排练播送，颇受中国听众的欢迎，成为获奖节目。一九八四年春天，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利用课余时间，把《课堂作文》改编成舞台剧本，在学校演出。这个广播剧在中国青年中引起这样的反响也是很自然的。

广播剧作者埃尔文·魏克德生于一九〇五年。二十年代初正好是中学毕业生，他在广播剧《课堂作文》里描绘的正是他同龄人的命运。他在海德堡大学学习艺术史和文学，然后留学美国，一九二九年他作为大学生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没有想到从此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三十年代，他作为外交官，在上海的德国领事馆担任新闻参赞。一九七六年他又作为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二任特命全权大使来到中国，直到一九八〇年初退休离任为止。他对中国的特殊感情也表现在他的创作中。战后他曾离开外交界以专业作家的身分出现在文坛上，创作了不少广播剧，获得了联邦德国第一届广播剧奖，广播剧《课堂作文》便是这时的作品。此外，他还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以古罗马帝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紫袍》，另一部便是以中国太平天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上天的使命》。一九八〇年这位退休的外交官重返文坛。继长篇小说《被遗弃的神庙》之后，他又写了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广播剧《汉武帝和太史公》。

汉武帝和司马迁距离今天两千多年，对于这两个历史人物的生平，后世拥有的资料甚少，我们只知道汉武帝雄才大略，是个“明君”，关于太史公的情况，除了《史记》中的《太史公序言》和《报任少卿书》以外，几乎一无所知。

太史公司马迁生于公元前一四五年，三十八岁继父职，任太史令，四十一岁着手写《史记》，由于为降将李陵说话，触怒武帝，下在狱中，受了腐刑（宫刑），三年后获释，任中书令，继续写《史记》，到公元前九一年，全书完成。第二年，公元前九〇年，太史公五十五岁，完成对《史记》的增修。他的卒年无考。

在研究司马迁的生平时，我们遇到三个疑问：太史公究竟为何获罪？为什么他宁可蒙受腐刑这样的

奇耻大辱而不愿保全名节，慨然自尽？分析他的性格，究竟是英雄还是懦夫？

按照正统的观点，为降将说话，自然是不忠的表现。在封建社会，忠为忠孝节义之首，不忠之臣，罪不容诛。然而太史公在《报任少卿书》中告诉我们，他为李陵说话，实际上是仗义执言，主持公道。他和李陵仅是同僚，并无私交，也非旧好，然而他“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看来，司马迁对李陵评价甚高。接着他又谈到李陵率部迎战匈奴，深入虎穴，众寡悬殊，“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以此说明，李陵降于匈奴，非李陵之罪，而是武帝宠臣贰师将军李广利指挥不当，救援不力。司马迁对此事向武帝直言，正是尽谏臣的职责，因而获罪，只能说明“明君不明”，而不是谏臣“诬上”。

腐刑在当时为刑罚之极，一般不施加于士大夫。若为名节，士大夫宁死也不愿受此极刑，然而太史公说道：“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蒙受了不白之冤，并不愿为“士节”而死，更重要的是，他的《史记》尚未完成，倘若就此死去，真是轻若鸿毛。于是他决心效法文王、仲尼、屈原等圣贤，“隐忍苟活，幽于圜墙而不辞”，“就极刑而无愠色”，发愤

撰写《史记》。

我们习惯于谈到勇士，就渲染其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仿佛一提怯懦，就有损勇士的形象。殊不知真勇士也有怯懦之时，只不过最终能克服怯懦，而不被怯懦战胜罢了。刚正不阿的太史公对自己也严于解剖，他直言不讳，承认自己：“怯懦欲苟活”，“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这是因为暴政的凶残，刑罚的严酷。我们断不会对受害者横加呵责，而只会痛恨封建专制的凶狠残暴。要知道承认自己的怯懦动摇，往往比叙述自己的英雄行为需要更多的勇气和诚实。这只能使太史公的遭遇更加具有悲剧色彩，太史公的形象更加为我们所敬重。

广播剧《汉武帝和太史公》的作者就是根据包括这封书信在内的极为有限的材料进行他的艺术构思，刻画他笔下的人物。因此，作者不得不凭借自己的想象力，以及他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理解来着意加工。这也反映出作者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所受的文学影响。在塑造司马迁的艺术形象时，广播剧作者显然受到《报任少卿书》一文的启发，描写了司马迁在狱中的怯懦之时，没有把太史公的形象塑造得“豪气逼人，大有燕赵烈士之风”。而是以较浓的色调刻画出那股“忧愁幽思”。作者用重墨描绘的是汉武帝和太史公之间的矛盾。在他笔下，太史公触怒汉武帝并非由于为降将开脱罪责，而是由于和武帝之间的个人

恩怨。汉武帝自以为功盖天下，理应万民称颂。使他生气的是司马迁迟迟不肯用他的史笔为皇上歌功颂德，使他不能名垂青史。这就是不忠之臣，应该受到严惩。此外这位雄才大略的“明君”也是一位风流天子，“寡人好色”，觊觎这位史臣的娇妻。按照封建社会的理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万物，皇上皆可据而私之。皇上想霸占臣妻，乃是给臣下以莫大的“殊恩”，至于皇上的恩宠竟然使得臣下家破人亡，这是无人过问的。这就是作者让我们看到的太史公获罪遭祸的深层原因。

太史公身受极刑，再加失妻之痛，可见内心创伤之深。太史公就是以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表面看来，弱者自然是任人宰割的史臣，汉武帝作为他的对立面，贵为天子，拥有对满朝文武、全国百姓生杀予夺之权，又是何等强大。可是在广播剧里汉武帝的形象使人联想到席勒笔下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尽管他威势显赫，天下震慑，也难逃独夫的共同命运，那就是无比孤独。他可以一意孤行，滥用权威，并不能无往不胜。一个弱女子可以用一死来抗拒他的强暴，遇到司马迁这样一个刚正不阿、热爱真理的史官，他的威权也就显得无可奈何。暴力只能摧残太史公的肉体，不能摧毁他的意志。弱者不弱，强者不强。广播剧的作者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极力使他笔下的人物性格刻画得丰满些。多

一些血肉，多一些层次，多一些立体感。作者追求的不是情节的反复曲折，而是着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

作者在剧中安排了一个弄臣，他的插科打诨起了烘托气氛的作用，然而他的出现使得汉武帝的宫廷变得更象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的宫廷。剧中还有一个人物，她就是司马迁的女儿小玉，这个十三岁的姑娘居然和父亲大谈自己的婚事，这和两千年前的中国姑娘的身分不大相符。不过，历史剧毕竟不是历史，席勒在论述历史剧的时候曾经说过：历史本身虽说根本用不着，“但是总的说来情景还是非常有用的……我根本就认为，只要把一般的情景，时代和人物从历史中取出，其他的一切则全凭诗意的自由虚构”。席勒当年创作英国历史名剧《玛利亚·斯图亚特》时，就充分运用了这种诗意的自由虚构，他让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位囚禁了十九年早已徐娘半老的苏格兰女王从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变成了二十多岁的少妇，把伦敦近郊的福瑟琳海宫向北推移，放到靠近苏格兰边境的地方，把一五八八年沉没海底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提前二十年，在一五六八年就扬帆出发，去攻打英国，援救苏格兰女王。这种手法是否成功，我们不妨留待读者去判断，但是把两千一百年前的历史人物司马迁和汉武帝塑造成文学作品中的 人物，这可是中国作家也还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如

今由一个外国作家完成了这个试验,这点值得欢迎。作者的勇气和想象力以及他驾驭广播剧这一文学体裁的熟练技巧和他颇有特色的创作手法,也许对于他的中国同行会有所启发。这是作者关于中国题材的一系列著作中的新作,我们把它翻译出来,奉献给我们的读者。

张玉书

一九八七年六月

汉武帝与太史公

(公元前一四一年至公元前八七年汉武帝在位。在今天的汉语拼音中，太史公和帝都北军使者护军的名字分别写作Si ma qian和Ren an。本剧中的太史公屡次采用他那篇留存下来的《报任安书》中的语言和场面。在本剧的歌中则引用了屈原(公元前三世纪)和汉武帝之子刘旭的诗句。任安于公元前九一年九月被处决。)

人 物 表

司马迁，太史公

武 帝

弄 臣

任 安，前北军使者护军

畜 生，狱吏

小 玉，太史公之女

解说人

传令官

看门人

(后台传出中国古琴的乐声。)

解说人 耶稣诞生前一百年，在中国皇帝汉武帝的宫廷里，有一位天文学家、星相学家、历法家和史学家名叫司马迁，官封“太史令”。本剧以他一生中最后的日子为题材。他著有一部长达一百三十篇的中国历史，它独树一帜，是世界历史巨著之一。

他是帝都长安北军使者护军任安的朋友。任安在太子兵变时态度暧昧，公元前九一年皇帝降罪入狱，处境不妙。

太史公司马迁数年前曾在同一监狱服刑。他写给他那位身陷囹圄的朋友、前护军的一封感人至深的长信留存于世

(琴声起，片刻后，加入宣叙调歌唱。)

太史公 (声音苍老、嘶哑，但不高)

五月时节兮初夏日，

风和日丽兮绿满枝。

(太史公无法用低音吟唱，于是，他提高声调，重新开始)

五月时节兮初夏日，

风和日丽兮绿满枝。

彩凤腾空兮展翼翅，

万里天际兮终消逝。

园中芍药兮赛仙子，

香熏人醉兮竞芳姿。

良骥神骏兮嘤嘤嘶，

引颈扬蹄兮道旁待。

(琴声还持续了几拍，然后停止。)

小 玉 这支歌听起来很悲凉，爸爸。

太史公 一支吟咏五月、鲜花和彩凤的歌会是悲凉的歌？

小 玉 歌本身倒不是，悲凉的是当你唱到“良骥神骏兮嘤嘤嘶，引颈扬蹄兮道旁待”的时候。

太史公 这本是一首离别之歌。

小 玉 阿妈洗衣、做饭或者给我梳头的时候总是唱着歌，她唱的歌可要欢快多了。爸爸，你是不是更愿意要个儿子？

太史公 谁都想要个儿子，这很自然。可现在我高兴的是你在我身边。并且，两年之后，我们就会有个女婿了。

小 玉 两年后才有女婿？

太史公 听着，小玉，你才十二岁呢！

小 玉 (插话)十二岁半了！

太史公 在我们这儿的亲友当中，没有哪个父母让女儿十三岁就嫁人的。我们可不是在农村。

小 玉 (失望地)唉！

(间歇，几声和弦。)

小 玉 妈妈离开了我们，你很伤心吧？

太史公 是的。

小 玉 我也很伤心。皇上把你关进监狱的时候，
我们一直很害怕，怕你会自杀。

太史公 谁害怕？

小 玉 妈妈。

太史公 妈妈？

小 玉 是的。阿妈讲：所有读书人一进监狱都会
自杀，因为对他们来说坐牢是奇耻大辱。真是
胡说！你想你要是真的自杀了，我们今天就不
会坐在这花园里了。你还从来没有给我讲过，
皇上为什么赦免了你呢。

太史公 赦免！

小 玉 我只知道阿妈给我讲的那些事。妈妈可从
来也没有说起过这些。也许是因为我那时还太
小。你到底跟她讲过这些事情没有？我是说，
当她还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太史公 我用不着讲，她全知道。这些事难以理解，
可是她全都明白。

(古琴奏出生硬的不协和和弦。)

(换场。宽敞的空间：宫殿。)

弄 臣 (来回跑着) 呜呼呼呼！

武帝 弄臣，又有什么事了？

弄臣 呼呼呼！来了个鬼，陛下肯定认不出他来了。他的模样活象只畜生，走路直不起腰，皮包骨头，可他是个人。呼呼呼！

传令官 囚徒司马迁到！

（太史公拖着沉重的步子，缓缓走近。）

太史公 （监禁使他异常虚弱，吃力地）罪臣奉命见驾。

武帝 弄臣在此不便，退下。

弄臣 （哭闹着）呜呜！弄臣很想听听，陛下召见女囚徒的时候，弄臣不是也在场吗？

武帝 你再打搅，就滚出去！

弄臣 （呜咽几声后发起牢骚来）只让弄臣逗乐，不许弄臣打搅。

武帝 牢里的空气看来能改变人。

太史公 里外都变了，陛下。

武帝 几乎认不出你来了。他们不给你饭吃吗？

太史公 臣妾每天派人送来一篮饭菜，可那畜生，臣妾是说那狱吏，他却把饭菜独吞了。

武帝 囚牢显然不是休养之地，也不该是休养之地。你在里面关了多久？

太史公 关了三年，陛下。

武帝 你可知道，前不久朕召见了你的妻子？

太史公 不知道，陛下。

武 帝 这是你的朋友任安举荐的。

太史公 是那个优伶吗？

弄 臣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现为北军使者护军。

太史公 (疑惑地)任安？

武 帝 你还记得你的妻子吗？

太史公 她是个好人。臣总是忙忙碌碌，心里挂着别的事情。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我？她还那么年轻。

弄 臣 长得又美，啊，太美了！

武 帝 的确很美。宦官们竟然忽略了她，朕实在不解。

弄 臣 因为宫里的这帮太监小儿不会挑女人，陛下。他们以为，数量多就万事大吉。这种事情他们又怎么会在行呢？依小的之见，应该让他们再受一次腐刑作为惩罚。

武 帝 朕定要与他们再论此事。弄臣，及时提醒朕！

弄 臣 啊，陛下，臣愿效劳。我看还不如现在就提醒一下，因为到了明天我自己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武 帝 我要你说话风趣，可不许你胡言乱语。(对太史公)这三年里，你可曾检讨过叛臣李陵的罪行？当年你曾当着满朝文武声称，他在戈壁滩